

◎方晓风 著

里 从 风 语

人
民



中国
社会
科学
出版社

里
从
风
语

● 方晓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筑风语/方晓风著.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084-4091-0

I. 建… II. 方… III. 建筑学—普及读物 IV. TU-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15470号

责任编辑 李 亮

整体设计 王 鹏

版式设计 丁一殊

书 名	建筑风语
作 者	方晓风 著
出版 发行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北京市三里河路6号 100044) 网址: www.waterpub.com.cn E-mail: sales@waterpub.com.cn 电话: (010) 63202266 (总机)、68331835 (营销中心)
经 售	北京科水图书销售中心 (零售) 电话: (010) 88383994、63202643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和相关出版物销售网点
排 版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装帧出版部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89mm × 1194mm 16开本 19印张 319千字
版 次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我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的, 本社营销中心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言

《建筑风语》的书名颇引起编辑李亮先生的不满，因为我的名字中有一风字，所以他认为这是我个人膨胀之故。书中都是我的文章，个人化的倾向是不必遮遮掩掩的，但这里并没有自大的意思。一则，书名说明了是谁写的文章，比《方晓风建筑文集》这样的说法要谦卑得多；二则，所谓风语是有一点喻意在里面的。俗话有“风言风语”一词，表示一时流行的某种说法，但未必确切、真实。截取风语一词，表示这其中的东西是个人看法，一得之见，另一方面这些内容都有历史性，是一时的看法，未必正确。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有这么一种说法，但不必太过认真，以为是什么真理。另外，我一直认同建筑是一种语言的观点，她一直在述说，在不同的人群中交流，不管内容如何，她有这样的功能。但她的语言又具有极大的歧义性，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幻，此时的奢华可能成为彼时的庸俗，此时的清高也可能成为彼时的矫情。她所倾诉的内容本身也具有不确定性。

本人的研究方向是建筑历史与理论，也做过一些实际工程项目和概念性的提案，浸淫在建筑这一行略有些年头，完整地经历了中国大地突飞猛进的这二十年。从学生时候的懵懂无知，到一度的迷茫、丧失判断力，从业的这些年很大程度上是在思想的煎熬中度过的。原因很简单，不是一个聪明人，学得慢，对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以为一定有什么深意或必然性、内在的规律等等，但又不得其解。及至学习了建筑史之后，视野打开了，看问题的角度也多元了，渐渐对于建筑的本意有所领悟，判断力也就慢慢有了。起码不会人云亦云地跟在别人后面瞎起哄了。世界之大，建筑的情况也是无奇不有，但任何建筑现象背后都有它的现实基础。因为建筑毕竟是要耗费大量财富才能完成的，这限制了它的个人化色彩。就像自然界一样，虽然我们目前不能完整地确知它的规律为何，但我们坚信冥冥之中一切都有安排。建筑的审美不能求同，但其中仍然存在许多共性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

本书的文章是自己从读研以来关于建筑各方面问题的看法，有点杂，也不求专。对

一个个问题的看法串联起来，构成了我对建筑的总体判断。徐志摩对于知识的积累和体系的形成是以蜘蛛结网来形容的，东鳞西爪地积累多了，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张网，看似散漫，却围绕着一个中心，时间长了才能有些眉目。这里的一些文章已经是几年前的东西了，看法没有变化，因此就收录进来。我这些年来一直关心的话题是建筑同文化的关系，文化是通过何种途径在建筑中显现出来？我们又如何在建筑中解读出文化的内涵？《红楼梦》又要重拍，红学在社会上也掀起了轩然大波，我在潮流的裹挟中读了几遍红楼梦。《红楼梦》中为人津津乐道的事物之一就是大观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而纷繁的建筑世界不知要比红楼大出多少倍，这其中的故事和趣味是难以言表的，我们作为个体的人始终只能处于管窥的境界，不必讳言。盲人摸象一直是个反面教材，意即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可悲的是这是人类无法逃避的一个缺陷，其实这个事实并不可怕，几位盲人只要能倾听别人的描述，相互配合他们还是有可能知道大象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本书更像是一种倾谈，里面没有高深的哲理，只有对建筑的点滴所见和所闻。感谢出版社的支持和李亮先生的努力，也感谢我所在的工作单位以及我的家人，他们让我得到心灵的平静，感谢这个时代，我们可以有这么多的话题。

方晓风

2006年10月19日

目 录

前言

8 // 美学漫议

20 // 政府建筑漫谈

34 // 向堂·吉诃德致敬

——兼论地区性的表达

46 // 公共建筑想要说些什么?

58 // 不知旧, 焉知新

——建筑史研究的语境

64 // 建筑和女人

68 // 理学院与砖塔

80 // 没有发明的创造

92 // 奇正之道

106 // 中产阶级与现代主义

118 // 设计中的“多”与“少”

124 // 城市广场的形形色色

134 // 中国传统住宅的“脉”

154 // 国家大剧院竞赛有感

162 // 世事沧桑, 山水有证

——北京皇家园林的变迁

172 // 帝宫中的天国世界

——以紫禁城、凡尔赛宫、都铎王宫为例

196 // 生不如死

206 // 内还是外

218 // 房地产开发与城市危机

230 // 材料的故事

260 // 后现代的善意

292 // 设计的陷阱

302 // 参考文献

美学漫议

美学，如果作为一门哲学，最终总是落实到一个基本命题上——美是什么？古典美学似乎就是如此，将“美”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由另一个相对具体的概念来表述，但是其困境也是明显的，这种“甲就是乙”的公式，往往不能自圆其说。“美就是生活”、“美从劳动中来”、“美就是经验”等，在命题里往往省略了一重解释的工作，“生活”、“劳动”、“经验”这些概念无疑需要配合“美”的概念加以定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美就是生活”和“让我们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生活”显然是不同的。一个为“美”的定义而定义的“生活”用来完成一个基本命题，就陷入了循环论证的逻辑圈套。事实上，这是一个语言的困境，“美”或者“生活”这样的词语在诞生的时候并不是为了美学的需要，他们都有自己的意义，世界上的事物如此众多，带来了我们的语言如此丰富，而通过一个命题就融合了两个词语，问题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了，美就是美，生活就是生活。我想起了现代建筑史中著名的两句针锋相对的话：Less is more和Less is bore。简单的命题背后是不同的设计立场和美学立场，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在理解美学命题的时候，语言是相当苍白而无奈的。由此，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理解为什么现代的哲学是从语言入手实现其对古典哲学的突破。语言是表述思想的基础，但是这个基础是如此的脆弱，一旦进入严密的逻辑分析，语言的不确定性就给推理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这里我想有必要说明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区别，西方哲学是以严密的逻辑为基础的，在一个基本命题确立的前提条件下，由大命题到小命题，层层推进，最后铺展成一个庞大的体系。而东方哲学显然没有如此森严的结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上来就是一个模糊的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命题，哲学笼罩在缥缈的氛围之中。从这点看，东方哲学倒是利用了语言的模糊性而没有受其制约，无怪乎艾森曼、德里达等人都对古老的东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不过，语言尽管模糊，仍然具有指向性，尤其是语言的组织方式。西方传统哲学惯用的是肯定命题，而中国的传统哲学中，经常使用否定命题。肯定命题指向性强，外延小，并且往往是从人的现实经验中来，同现实世界的联系非常紧密。否定命题给人留下的想象空间大，不明确，往往否定的还是人的现实生活的普遍经



范斯沃斯单人别墅，密斯·凡德罗作品。建筑架空，显得轻灵，入口处从门廊到下几步的平台，再到空处地面，形式简单，但空间层次丰富，这是极简设计赋予诗意的来源，大师的话语也不能片面理解

月披烟迥出
 掃修倚石
 新篇為旦
 竹洋川老
 也特神俊
 真
 師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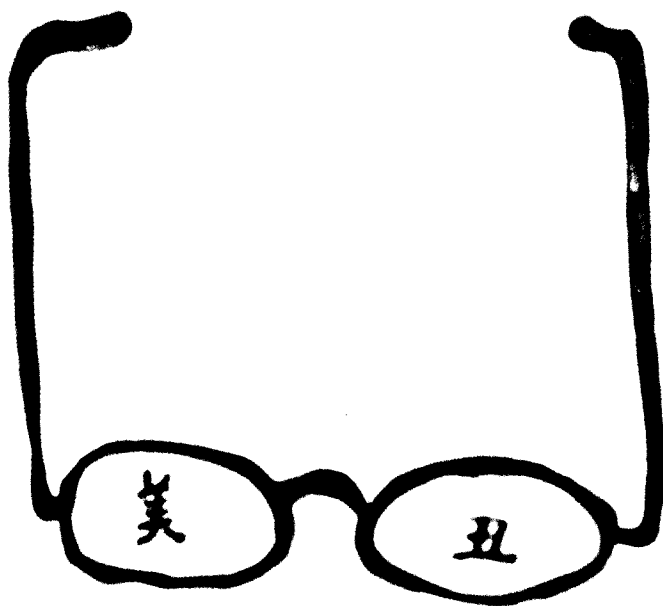
至元後戊寅十二月十三日
 清閨閣同作此卷并生題



验，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神秘性，比如“大象无形，大音稀声”这样的命题。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道家思想中，以经世致用著称的儒家大宗师孔子也说：“天何言哉，而四时行焉”。性格内敛、寡言沉默成为中国传统的美德，同上述命题有很大关系。由此，是否也能找到一些中国传统中重写意、轻写实的思想根据呢？文学中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表现吗？一种曲折的表达方式，希望留下越多的想象空间越好——其中是不是也包含了人对自然的畏惧和尊崇。在一段时间里，东西方各自创造了如此不同又如此灿烂的文化，并且奠定了各自独具特色的美的标准，美的根源在哪里呢？但是，在历史的脚步走进20世纪的时候，东西方的文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者发生变化的动因可能很不一样，但是表现出的趋势同样令人关注。西方从东方发现了不同于自身文化的美，并且从东方美学的观点出发不停地尝试改变西方传统，东方也从西方大规模地引进美学标准，学习西方的各类艺术技巧，使传统东方的美学准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这一剧烈的过程并没有导致东西文化趋同，或者东西方的审美标准趋同，而是使各自的文化走向了更为丰富和绚烂的境地。

上述讨论引发的最大问题是——“美”这一概念的哲学属性是什么？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这个问题之大，无论如何夸大都不为过，因为从这个问题的答案出发，其一系列的推论将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在这里，“美”表现出了令人头疼的两重性，如果“美”完全是个主观感受的问题，讨论审美或美学就成了一件意义不大的事情，并且在一定的人群和历史区段内，审美的确有共同的明确的趋势，大家在判断美的时候也表现出了充分的信心。同时，美也始终表现出其不定性来，环肥燕瘦，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从时尚的不断变化来看，美并不是永恒的。美的这一属性问题是很难在一篇短文中有定论的。我想是否同物理学中，光具有波粒两象性一样，我们不一定非要把美的属性就定在一个方向上。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都是现象，如果这种两重性有利于我们解释现象的话，不妨现作这么一个假定。

所有美学问题讨论的背后都有一个隐蔽的问题，即道德问题，所有的美当中，美德显然是最美的，道德就是行为规范，其表述必然是规律性的，从中可以看到，“美是客观的”这一命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从历史进程的海量资料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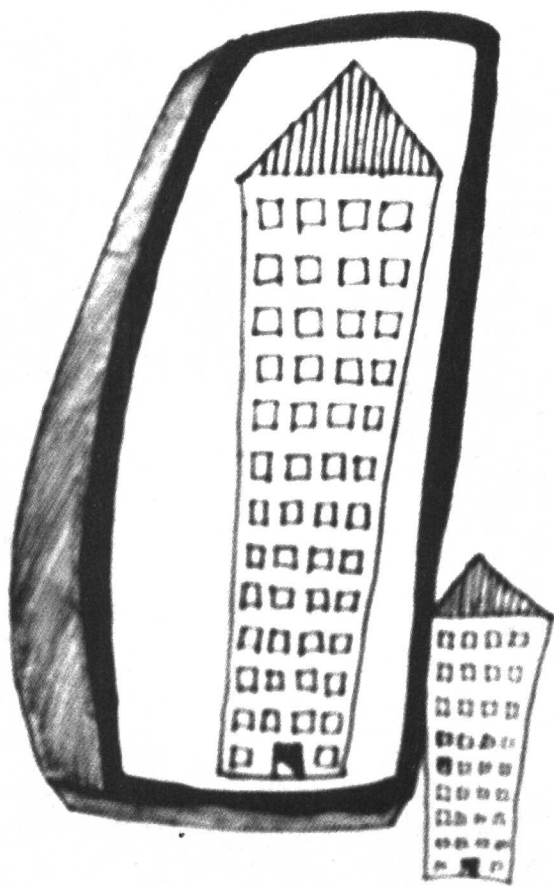


审美眼镜。我们是通过观念来审美的吗？（作者：潘非）



埃及艳后之死

看，美的客观性至少比物质的客观性这样的概念容易被动摇，审美经验的历史性非常明显地告诉了我们，“客观”这一概念是不完全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美是客观的，审美是有规律的，那么我们剩下的事情就是学习这个规律，最后美又将会变得多么单调，事实上在我国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但是现在人们似乎不太愿意认真地思考这一段历史所能告诉我们的究竟有多少。在探讨审美问题的时候，必须分辨我们是讨论“美是什么”这个问题好，还是讨论“什么是美的”这个问题更为合理。美从本质上讲是属于人的主观感受，“什么是美的”这个问题是直接而具体的，而“美是什么”显然是个必须从人的经验中归纳而得的答案（科学上，完全归纳法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归纳总是不完全）。当一种假说不能完全包容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时，就只能是假说而不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其必须被修正以适应现象，这条原则在人文学科内应该依然有效。如果认识到美的两重性，那么下一步的问题，就是考察何时美表现其客观性，何时美表现其主观性，人的审美活动就相当于媒介，美通过审美活动这一媒介显现其自身的属性特点。美虽然是个抽象的概念，但审美活动是具体的，可把握的，通过审美经验的讨论来认识美，的确是可行的路径。从美学发展的国际动态来看，越来越多的讨论也回避了美的属性这一根本问题而从具体的现象入手来展开讨论，这看来是一种趋势。回顾建筑理论在20世纪的发展，也有这么个趋势，人们对待建筑的态度渐渐地从视其为精神象征回归到建筑作为器的日常功能的探讨上来，建筑的理想仍然包含了精神的追求，但对建筑功能的合理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空洞地讨论“美是什么”到从具体的审美经验中去体会“什么是美的”，是美学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正是从这一方法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审美经验中每个人的审美活动并不是完全由个人主观决定的。群体心理在个人的审美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比如看待战争中的英雄行为，不同立场的人完全可以得出不同的审美结论，同时，在一个相同利益的群体内，人们的看法基本相同。从这个群体性出发，可以看到审美活动的功利性，美同利益相关。正如本段开头所讲的，审美活动背后往往隐藏着道德判断，而道德正是群体利益的反映。当然，美也可以超脱功利，当一个人赞叹鲜花的美丽的时候，他完全可以没有功利的考虑。利益同审美对象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就有必要区分审美对象，在有利益影



审美后视镜。一种现象经过一定的介质再次显现的时候，总会有扭曲、变形的可能。在历史的进程中，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是，我们的审美过程往往是通过向后看来完成的。后视镜是
很好的隐喻，端坐在方向盘前，正视前方，看到的是我们刚刚经过的事物。（作者：潘非）



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反映了古典时期的审美准则



达利对《蒙娜丽莎》的
恶搞，以戏谑的手法质
疑传统的审美标准。时
间的流逝是否改变了我
们对美的认识？